

品读三袁

曾可前与袁宏道的交游

□ 茆楚

相识缘起

1560年2月,袁宗道出生于公安县长安里桂花台;同年5月,曾可前出生于石首喻家嘴黄泥湖畔,两地相隔不过80里。八年后的1568年12月,袁宏道在桂花台荷叶山房降生,又过了两年,也是5月,袁小修来到人间。

地灵人杰的公安、石首,就这样诞生了中国晚明史上灿烂的文学群星。

相距不远,又是年龄相仿的青年才俊,曾可前和袁氏兄弟是否年少时就意气相通、结社吟诗、观花走马呢?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证明曾可前与袁宗道有过交往。

身为袁家的长子,袁宗道的严格督促下潜心读书,参加科考,10岁时即能作诗,27岁进士及第,此后便入朝为官,一路顺遂,直至担任东宫詹事府詹事,不幸于1600年在任上去世。

此时,袁宏道也已33岁,他25岁进士中榜,当过吴县县令、国子监助教,刚刚升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兄逝,他即以病由告假还乡。

1601年,返乡的袁宏道在公安县城南买下300亩地,种下万株柳树,修筑柳浪馆,他将在这里悠然度过六年时光。而曾可前42岁,一生的功名前程才刚刚起步。他远赴京城,高中辛丑科一甲第三名,始任翰林院编修,专职纂修国史。石首县次年便为曾可前在绣林山下修建“探花第”,他是石首历史上唯一一个考中探花的进士。

1604年,曾可前担任会试同考官,笔下圈点皆为名士俊才,官场顺遂,他却以父亲年事已高为由,请假归养,也回到了石首。

就在这一年,袁宏道在柳浪馆为曾可前的文集作序,即《叙曾太史集》。这似乎是袁宏道与曾可前以文相交的第一次明确记载。

从时间脉络上看,1604年之前,三袁兄弟早在外为官、游历,曾可前久居石首苦读经史子集,等到他功名成就来到京城,二袁一个已去世,一个已返乡,遗憾完美错过,他们密切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诗词唱和和尺牍往来的记录。

当然,自袁宗道起,“公安派”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早已声名远扬,追随者众多,作为荆州同乡,又有邻县之谊,“力主革新,反对复古”,彼此遥相呼应肯定是少不了的。

那作为“公安派”中晚期重要人物之一的曾可前与核心领袖袁宏道的第一次见面究竟是什么时候呢?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见面?袁宏道没有详细记载,曾可前《石榻馆集》《日濡堂集》已散佚,只有书名,更找不到只言片语。

尽管这样,接下来的三年,袁宏道闲住公安柳浪馆,曾可前安居石首探花第,是他们往来频繁、情深谊厚的黄金三年。

柳浪雅聚

《叙曾太史集》中,袁宏道先明确写出一片反对讥嘲声中,曾可前对自己文章和主张的极力推崇,他说:“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语涉君子所除炎者,谬以为非,遂欲去同取独,世争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独以为近古,过相印许。”

他反问道:“我和曾退如,向来并非亲密无间,难道是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特别的志趣相投之处吗?”

接着,袁宏道将曾可前的诗与自己相比,不惜自贬,大力推荐,称他的诗“清新微婉,不以偶伤其气,不以法掩其才;而余诗多刻露之病。”又赞:“其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充分肯定曾前诗文的独特风格,认为他的文章清新自然、委婉细腻,洒脱质朴,饶有古意。

“此余与退如之气类也。”袁宏道肯定地说。而今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袁宏道和曾可前之间志同道合、亲密友谊的“定情之作”。

1605年,曾可前与袁宏道诗歌唱和,书信往返,还同游二圣寺,到访柳浪馆,由文友而成知交。

袁宏道曾在诗中想象曾可前回石首后的诗意生活:“花前白鹤新云气,枕底青山旧日光。竹影侵溪朝洗砚,柳梢披拂夜焚香。”赏花、高卧、观竹、洗砚、听雨、焚香,每一样都是雅事,每一件都是修行,这也应是作者的自况。既然如此,何不相聚?

寒食节前,曾可前寄信给袁宏道,告知他节日时来拜访。袁宏道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回复:“湖上腰如许,那能不系人。到门青李贴,屈指永和辰。苟

蒹抽蓼嫩,旗枪战火新。云山无处少,只少自由身。”

他一到信,就开始期待,屈指计算客人到来的日子,想象着此次相聚如同王羲之兰亭雅集一般。竹笋和蕨菜已抽出嫩芽,今春的新茶也焕发出勃勃生机,届时便可用这些来招待客人,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寒食节时,曾可前果然从石首乘船而来,到访公安。他们一同游览了斗湖堤东的二圣寺,当晚二人在寺中居住,次日又到柳浪馆做客,并且约定同游三峡。

主宾之间是否尽兴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二圣寺,两人几乎彻夜长谈,月光洒在身上,须眉仿佛都被淡化了,直至“谈到钟况咽吟时”,仍舍不得去睡。世间能寻得这样的对谈者,实在是一件幸福之事。同样,在柳浪馆,他们沉浸于碧柳依依、绿草茵茵的美景之中,聆听啾啾鸟鸣,不拘形式,悠然自得地度过了快乐时光,唯有志趣相投之人才能如此契合呀。

故而,袁宏道发自内心的吟出“绿水携来寻和者,白云收去赠相知”,表达了此时此刻对遇良友的欣喜之情。

拜访结束,曾可前辞返石首时,遇到了瓢泼大雨,于是将船停到江岸边,住到附近的杨上舍家。他专门派人冒雨送一副卷册给袁宏道观看,想必这是难得一见的好卷轴,才会如此急于分享。

似乎从这一次开始,袁宏道和曾可前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例如,他们之间能够自然地分享私事。曾可前虽不大热衷功名利禄,却好像喜爱美女,新纳了一个小姬,此女不仅美丽动人,还擅长书法。袁宏道听闻后,立即写诗写信去祝贺,接着连用几个典故夸他找到好女子。

想象得出袁宏道一脸坏笑的表情,两人的形象立即变得立体起来,为文之活泼诙谐可见一斑,果然真性情。

这一次,曾可前到访柳浪馆也与袁中道相见,相与唱和,拉开两人深厚友谊的序幕。

如切如磋

1606年5月12日左右,曾可前与雷思需一起访仙归来,再次游公安,造访柳浪馆。

雷思需是宜昌人,他曾经与曾可前同校张居正的《张太岳集》,是同事也是好友。

他的诗文创作理论与袁宏道一脉相承,主张为文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一次,袁氏兄弟加上曾可前、雷思需,众人“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吟诗唱和,算是“公安派”重要人物在公安的一次难得的雅聚。

袁宏道居柳浪馆六年,似乎闲暇甚多,但他并没有懈怠度日,恰好在这段半隐居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刊印两部著作,即《瓶花斋集》《瀟碧堂集》。曾可前、雷思需应该是这两本文集的首批读者之一,他们分别为这两本文集作序。

曾可前《瓶花斋集序》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措辞简洁却极具张力。

文中说:“袁宏道的文章,师从的是秦、汉之风,诗则学老杜。文乍看好像无一字不似苏轼,又无一字是苏轼,完全融会贯通,自出新意,随处耳目,俱可书读,就像苏轼的文章出自于秦汉一样。袁宏道作诗自出机轴,看似杂糅了贺、全、解、郊、寒、岛、瘦、元、轻、白、俗等多样风格,实则这些特质在杜甫诗中亦有迹可循。他对俗儒片面解读杜甫之学深感不满,于是深入钻研杜甫诗作,凭借独特的创作手法匡正时弊。”

总而言之,曾可前在这篇文章里给予袁宏道的诗文极高赞誉,为袁宏道的独特的文学主张在文坛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袁宏道也迅速对这篇《瓶花斋集序》予以回应:“瓶花序极佳,发前人所未发。”“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

不过,袁宏道觉得其中有些许可供商榷之处,需略作修改,他亲自动笔修改后,还随信附上文章,以便与曾可前继续深入探讨。

正因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之间的文学交流才这般真挚恳切、毫无保留,可以说是彼此欣赏、相互砥砺。

这一年,袁宏道与曾可前另有四首唱和诗,每一首都清新秀丽、情真意切。

北京聚首

1606年秋,袁宏道假期已满,回京复官。据《石首县志》载,曾可前“1604年归养,达三年之久,在父亲劝说下,他勉强赴京,不久竟致仕而还。”那就是说,曾可前也大约在1607年来到北京,居住在慈恩园,虽然时间短暂,得以与袁宏道同朝为官。

在异乡,即使公务繁忙,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更为密切。

清明节,两人与友人一同陪祀北京昌平。袁宏道拜访慈恩园。慈恩园最大的特点就是书多,各种各样古老的书籍藏在那里,任由蠹鱼在其中栖息。而古树参天的庭院里,艳丽的鲜花正在开放,呢喃的燕子在轻声细语,侍儿浑沌,稚子沉酣。住在这里的人,心里该是多么宁静,世俗的巧诈远去,对逝去的一切坦然对待,即使昙花一现般的美好也要追寻。

他们还一同前往净土庵游览,这座庵堂住持是曾经桂林诸的官人,庵堂装饰低调而朴素,有空灵清幽之美。四月的某一天,是曾可前父亲70岁生日,袁宏道写《寿曾太史封公七十序》。文章开头说:“曾退如太史,与余同臭味,肝胆齿颊,若共有之,谬自以为元、白、欧、梅不啻也。”这是对两人友情高度评价,然而话锋一转,“而论仙宗一事,独与余稍异。”于是洋洋洒洒地讨论动静、养生与求仙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见解,曾可前经过长期思考后,表示袁宏道说得有理。

曾可前五月初二生辰,这是袁宏道连续两年为曾可前生辰赠诗。“竹树森疏绕绕身,与君连日坐花茵。”他们在一起聚会,轻松自在,一起看世上美好的事物,不去去追求做神仙,那样麻烦,对简单事物的欣赏和内心的宁静才是至理。

袁宏道还和曾可前一起重访城西崇国寺葡萄园,这应是“公安派”的发祥地。十年前,袁宏道在北京期间,得以博览公家藏书,与黄蘗、江盈科及兄长袁宗道、弟弟袁中道等人一起组建“蒲桃社”,定期于崇国寺品评诗文,在交流切磋中不断修正自身创作理念,自成一派,蔚然成风,何等兴盛和高远。

如今,人事已杳,只留下衰败的园区,令人伤感,但“不放云烟渺漠,焉知鹤鸣能飞。”

可同乐,亦可互相倾诉苦闷,表达忧国忧民之心。这一年,北京有段时间应该是连日暴雨,大家都躲在府中不能出门,袁宏道至少写了八首苦雨诗赠曾可前,互致关切和问候。

七月初六这一日,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大水漫城,袁宏道写道:“霆震电射不终朝,何事阴淫怒不消。楼上女儿齐浣黛,宫中铜狄尽浮腰。汉官着笠趁龙尾,河鼓张油度鹊桥。大道狭斜俱眼底,那堪十户九萧条。”大雨中北京城内的情况令人忧虑,幸而两人俱还安好。

余韵留芳

或许是雨灾肆虐,使得生活陷入困境;又或许是对家乡老父的牵挂过于深切,曾可前最终毅然辞去官职,回归故里。

临行前,他向袁宏道赠诗一首,诗的末句写道:“归去湖亭先问柳,双柑吾肯负青鸂。”袁宏道得知挚友即将离去,伤感喟叹:“茂草长林不共栖,孤灯寒箔影凄凄。”然而,既然曾可前心意已决,袁宏道也有表示尊重与祝福,还热情相邀,说柳浪湖随时欢迎他前来饮酒赏菊,静享悠然时光。

就这样,两位好友依依惜别。此后,袁宏道在宦海之中一帆风顺,屡屡受到重用,每日公务繁忙,千头万绪,即便如此,他仍在百忙之中精心刻印《破砚斋集》,终因劳累过度,因病于1610年在沙市去世。

1608年,袁小修开启东游之旅,首站便抵达石首。曾可前与当地文化界的众多人士一道,热情接待了他,登绣林,游龙盖,瞰长江,访山园,谈诗论画,乐不可支。袁小修也不负所望,在此留下了杰出的游记“绣林三记”,传为一时佳话。

除此之外,曾可前与“公安派”其他主要人物有没有交集呢?1605年,桃源县江盈科在四川官舍逝世,曾可前委托门人江李应魁参与后事料理,为他“书名篆石,藏于随中。”

袁宏道去世后一年,雷思需、曾可前也相继离开人世。冬,王元翰有诗《走石首哭曾长石馆兄》。据《石首县志》记载,曾可前生前散尽家财,修桥补路,造福一方,“十年囊无余物”,也曾为民请命,因而在老百姓的心中,筑起了一座丰碑。

遗憾的是,曾可前的文集未能流传于世,所幸有袁氏兄弟留存下他的些许文墨,让后世之人得以一窥当时文坛风云际会的独特风貌,也为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真挚友谊所深深打动。



书香一瓣



爱情的模样

□ 史悠

作家史铁生的事迹家喻户晓,可他的爱情故事,却并不广为流传。他去世后,妻子陈希米用写作消解痛苦和想念。她在《让“死”活下去》一书的序言里记录着他们的点点滴滴,探讨生死、爱情、诚实、孤独、时间、永恒、生存等一系列的主题。史铁生就像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安静倾听。那些独自低语与时空对话,勾勒出动人的爱情模样。

耀眼的爱,是那样的不同凡响。史铁生夫妇从相识到相知、相恋、相守,始终低调、谦和,从不炒作,尽力保持私人生活的独立和完整,也鲜有新闻报道。但史铁生却在2008年突然把写给陈希米的情诗拿出来发表,高调示爱。陈希米回忆,铁生将情诗拿给她看。她当时只是和看平常文字一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来才意识到,史铁生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要向全世界炫耀这爱情的模样;他想要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一个优秀的妻子;他要给她不同凡响的爱。

默契的爱,是那样的让彼此舒适。史铁生走后,陈希米前前后后忙碌着,在选骨灰盒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陈希米回头想要问问史铁生的想法,这一扭头,才发现,他真的离开了。在此之前,他们永远是一起决定一切事,几乎总是意见一致、观念相同。他们总是知足常乐,共同决定不买大房子不还房贷,不评职称不做官,不挣大钱,不得大奖。赚的钱,足够买书,能在可口的馆子招待朋友,还有能力帮助有困难的亲友即可。有商有量,观念相和,他们永远都那么的契合,连精神和灵魂都彼此连接。

无限的爱,塑造永恒的彼此。在德国时,陈希米和史铁生都看中一款黑森林布谷鸟咕咕钟,但因为觉得太贵了,一直没有买下来。史铁生走后,孤身一人的陈希米决定动身前往去将它买回家。她带上王安忆从日本带给她史铁生的漂亮小木盒子一起出发,还盛上了一些骨灰,就像和史铁生一起出发。咕咕钟买回来后,滴滴答答地响着,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在时间的循环中交织。陈希米从不去刻意校准这只咕咕钟,她想让这钟的时间和这个世界的不同。如此,便拥有了了一份是只属于她和史铁生的时间。死是永远,人走了,从此不能在场;但爱也是永远,因为他们足够相爱,便能永远在场。

史铁生和陈希米的爱情跨越了生活的琐碎与重压,超越了生命的活着与死去,就像彼此生命旅程中的光,用男气和真诚书写深厚而质朴的故事。他们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间,探寻什么是爱;用全部生命的维度,诠释爱的意义。

今早翻开丰子恺的《闲居》,被他那那简单有趣的生活往事所感动。在书页的翻动间,我仿佛走进了丰子恺的书房。他站在书房里,不停地更换书架和桌椅的位置。它们在他的眼中仿佛成了艺术品,整个房间像一幅不断变化的画。他从墙上摘下白鹇,用颜料和画笔在它涂上天蓝色,又在其上画了几支翠绿的柳枝。看着他往后退了两步,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情。不一会儿,两只小燕子跃然纸上,丰子恺慢慢地将它们粘上墙面,让它们随着时针和分针摆动。看着这幅生动的油画,他高兴得不停点头。在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这就是他喜欢的生活,感受每一个当下,在简陋的书房里,享受简单的快乐,要在每个细节中找到乐趣与满足。

正如丰子恺那样,我也喜欢在生活的细节中寻找乐趣。一个闲暇的周末,我给自己包了几个香菇馅的饺子。一个个白胖胖的饺子,形状多种多样,有柳叶形、元宝形、月牙形等,看上去整齐美观,仿佛一排排小巧的艺术品。看到自己亲手包好的各种形状的饺子排满盘子,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饺子煮熟后,厨房散发出浓郁的香菇香气,十分诱人。闻着这浓郁的香气,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品尝。咬下去的那一刻,香菇的鲜美,饺子皮的柔嫩在嘴里绽放,多汁鲜美,皮薄有嚼劲,满口留香。尝到饺子的美味,我的内心充盈着幸福。每一口都带来无比的满足感。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似乎都消散了。原来,幸福就藏在这一个用心制作的饺子里。

简单的生活最温馨惬意,如一盘外形精致的饺子,静静等待火焰的升华;如五彩斑斓的泡泡,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亦如丰子恺精心布置的书房,每一处细节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都是平淡岁月中美好的点缀。巧用心思,日子便能有声有色,只要用心去感受,便会充满幸福。

午后温柔的阳光洒下,图书馆的一角静谧得仿佛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图书馆只剩下我、书页、阳光,还有这样内蕴的尘埃,共同沉浸在这微小而又壮丽的生命之舞中。

记得那一期《典籍里的中国》节目里,光影交错的舞台上,明亮的灯光聚焦于修复师手中的明代刻本《永乐大典》。那是一卷饱经岁月风霜的古籍。修复师神情专注,执起柔软的羊毫软刷,轻轻一挑,纸面上的尘埃簌簌落下,最终洒落在特制的滤纸之上,铺展成星云般的纹样。镜头切换,显微镜下的霉斑,静静地蛰伏在纸页间。墨迹的断裂处,在紫光下浮现出幽蓝的微粒。此刻,我深深感到,那细碎的尘粒不再是腐朽的象征,而是历史的低语,它们见证了岁月的流转,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记忆。

在生命的低谷中,尘埃成了奋斗的缩影。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狭小的洗手间内,昏暗的灯光映在凌乱铺满卫生纸的地上,克里斯背靠着冰冷的墙面,右脚踏力抵住被人粗暴敲响的木门,双手轻轻地捂住儿子的耳朵,试图隔绝着来自门外的喧嚣。他低头凝视着熟睡的儿子,皱纹深刻的脸上写满疲惫与无奈。抬头瞬间,眼泪无声滑落。那一刻,他如同尘埃般卑微渺小。然而,尘埃终究不会永远沉寂。克里斯迎着困苦与风雨,拼尽全力奔跑,最终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尘埃微小,它们游弋在阳光中,舞动在历史里,挣扎于低谷期,以独特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韧性与壮丽,诠释着微小生命的不朽诗章。

巧思幸福

□ 阙桂秀



MV画面截图。

附:《我爱这辽阔的地方》歌词

江水在思量
思量那长长的路
我的心在蜿蜒中奔向远方
雪山在凝望
凝望那清清的湖
我的情在碧波上随风荡漾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壮美的胸膛
走过风雨 走出忧伤
总想依偎在你的身旁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温柔的臂膀
岁月有情 山河无恙
总想陪你到老到天荒

雄鹰在飞翔
飞向那蓝蓝的天
我的梦在星光下灿烂绽放
晚风在歌唱
歌唱那高高的树
我的爱在摇曳里尽情流淌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壮美的胸膛
走过风雨 走出忧伤
总想依偎在你的身旁
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爱你温柔的臂膀
岁月有情 山河无恙
总想陪你到老到天荒

光尘絮语

□ 林海燕

原创乐评

一场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情感对话

——评援藏歌曲MV《我爱这辽阔的地方》

□ 余大中

近日,长江大学与湖北省援藏工作队携手打造的援藏歌曲MV《我爱这辽阔的地方》震撼发布,宛如一阵温暖而有力的风,迅速在各大平台掀起热潮,引发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

歌曲《我爱这辽阔的地方》创作于2021年,由李修武、许晓宏策划,贺云松作词,傅小草作曲并演唱。这次,在长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许晓宏教授的谋划下,长江大学艺术学院傅小草博士和湖北省援藏工作队共同创作,以MV形式正式对外发布。

这支MV以长江大学援藏工作为脉络,巧妙地串联起多元的元素与情感。其创作视角独特,邀请了汉族、藏族及留学生共同参与录制,这一举措本身就是各民族以及不同国家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实践。它不仅是一首歌曲的呈现,更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民族和跨越国界的情感对话。

非洲加纳女孩茜卡的故事在其中熠熠生辉。怀揣着对中医的憧憬踏入长江大学的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热情友善,更被学校援藏工作队的事迹深深打动。这支涵盖农学、医学、地质等多领域的队伍,在西藏山南地区默默耕耘,奉献青春与汗水。茜卡,这位热爱唱歌的

留学生,以她独特的视角和动人的歌声,将自己所见证的中国故事传递出去。她的歌声成为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与世界,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援藏工作背后的付出与深情。

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同合唱这首湖北对口援藏的原创歌曲,画面和谐而美好。这一歌唱场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它打破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让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音乐而相聚,在共同的旋律中感受彼此的情感,增进相互的理解与认同。外国留学生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全世界人民能够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中,实现美美与共。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这首歌曲MV的传播,不仅仅是一次文化艺术的展示,更是一次价值观的传递。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援藏工作中所秉持的团结、互助、共享的理念,以及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决心。通过音乐这一跨越语言障碍的通用表达方式,中国向世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